

T h e S e c r e t P i l g r i m

# 神秘朝圣者

[英]约翰·勒卡雷 著 / 焦佩峰 译

世界上最伟大的间谍小说大师  
勒卡雷的最佳作品之一

The Secret Pilgrim

# 神秘朝圣者

[英] 约翰·勒卡雷 著  
焦佩峰 译

珠海出版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 19 - 2004 - 1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秘朝圣者 / (英) 勒卡雷著; 焦佩峰译.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6

书名原文: The Secret Pilgrim

ISBN 7 - 80689 - 438 - 1

I. 神… II. ①勒…②焦…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4250 号

### 神秘朝圣者

---

©约翰·勒卡雷 著 焦佩峰 译

终 审: 罗立群

策 划: 潘自强

责任编辑: 靳 红 帅 云

封面设计: 吕唯唯

---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 - 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 - 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bcs.net](http://www.zhcbcs.net)

E - mail: [zhcbcs@zhcbcs.net](mailto:zhcbcs@zhcbcs.net)

---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5 字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689 - 438 - 1/I · 599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第一章

首先我得承认，要不是我一时冲动，抓起笔给乔治·斯迈利写了一封信，邀请他来给我的毕业班在新训课程结束的晚上做个演讲；要不是乔治·斯迈利竟然同意了，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也不会向你这么敞开心扉。

最多，我也只能告诉你一些乏味的故事，老实说，我其实也希望让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秘密的行侠仗义，充满戏剧性、机敏而又勇敢的行为。当然了，还有那些有用的东西。我会讲讲怎么夜访高加索，乘坐快艇冒险过海，怎么在海滩上登陆，岸边的灯光眨着眼睛，偷偷发射的无线电信号中途却消失了等等，让你听得入迷。我还会讲讲那些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冷战中的英雄们，他们被默默无闻地埋葬在自己曾经保卫过的国土上。我还要讲讲那些在紧急关头从敌人的虎口中抢回来的叛逃者。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我们所过的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就做着这些事，有些人的结局甚至还很不错。在那些敌对的国家里也有我们的勇士，他们为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我们往往信任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我希望是这样，如果聪明才智无法发挥，再伟大的间谍也一文不值。

讲点儿轻松的，在见习生食堂喝第二杯威士忌的时候，我本来想说说那一次的事，在我的英勇领导下，我们的一个三人接收小组从在东德境内行动的塞尔克斯来到哈茨山上，冻得哆哆嗦嗦的，为一架关掉引擎没有标志的飞机祈祷着，黑色的降落伞在机身后飘扬。我们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于是我们沿着冰冻的山脊滑下去，猜猜我们找到了什么？是石头，我告诉那些眼睛睁得大大的同学们。是大块的亚吉尔<sup>①</sup>花岗岩。苏格兰空军基地的调度员误把训练用的霰弹给我们送来了。

这个故事至少还能得到点回应，不过我想讲的别的故事中途就已经没人注意了。

我怀疑我想给乔治写信的冲动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可是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想法在我有一次例行去珀森内尔那儿报告学生们的进展情况时就已经有了。我顺便到高级军官酒吧里买三明治和啤酒，在那儿碰见了彼得·吉勒姆。彼得扮演着华生的角色，而乔治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们两个人很长时间里一直在查找一个塞尔克斯叛徒，后来证实此人就是我们的行动部长比尔·海登。彼得没听到乔治的任何消息——呃，有一年多了。他说，乔治在北康沃尔<sup>②</sup>的什么地方买了间小房子，根本不接电话。他在埃克塞特大学挂了个闲职，还可以用他们的图书馆。我难过地想想着剩下的画面：乔治在空旷的原野上，像个孤独的隐士，独自散步，独自思考。乔治一大把年纪却偷偷溜到埃克塞特，只为了寻找到一丝人类的温暖，等待着在间谍的瓦尔哈拉殿

---

① Argyll: 亚吉尔，为苏格兰西部的一个郡，又叫 Argyll shire。——译者注

② Cornwall: 康沃尔郡，英格兰一个郡的名字，又称康沃尔郡和锡利群岛 (Cornwall and Isles of Scilly)。——译者注

堂<sup>①</sup>里得到一席之地。

那安呢，他妻子怎么样？我小声问彼得，每个人提起安的名字都会这样——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一个让人难堪的秘密，因为比尔·海登也是安的众多情人之一。

安还是那样，彼得耸着肩膀说。她的几个家人在赫尔福德港湾上都有豪华住宅。她有时候跟他们住，有时候跟乔治住。

我问他要乔治的地址。“别告诉他是我给你的。”我记地址时，彼得说。把乔治的下落告诉别人，总是有种内疚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三个星期后，托比·埃斯特哈斯来到萨拉特，就在敌对领土上进行秘密侦察的艺术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演讲。当然他留下来吃了午饭，并且由于三个姑娘的在场，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兴趣。通过我在萨拉特所见过的最漫长的斗争后，珀森内尔终于决定让姑娘们也参加了。

我似乎听见自己一直在轻轻地叫着乔治的名字。

有的时候，我不愿意在这种窝棚里招待托比，有时候我又感谢造物主有他在我身边。

“快听听，我的天哪，内德！”托比带着他永远也改不掉的匈牙利口音的英语说着，一边用手拢了拢他打过蜡的浓密的银发。“你是说你还没听说过？”

“听说什么？”我耐心地问。

“亲爱的朋友，乔治当了捕鱼权利委员会的主席了。没有人跟你说过吗？我最好还是亲自跟校长说说吧。到俱乐部跟他说说去。”

“你得先告诉我捕鱼权利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我说。

---

① Valhalla：瓦尔哈拉殿堂，或称英烈祠，是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Odin）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译者注

“内德，你知不知道我有点担心了，说不定他们已经把你开除了。”

“当然有这种可能。”我说。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说了，我也知道他会说的，我也如期表现出了很惊讶的样子，这让他觉得自己更为重要。那个捕鱼权利委员会，是由莫斯科中心和塞尔克斯的军官们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工作团体。其职责，托比说是确认双方情报机构都感兴趣的情报目标，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一个信息共享系统。

“内德，其实就是锁定世界上的战乱地区，”他带着让人恼火的权威似的口气说，“我想他们首先确定的是中东地区。不要引用我的话，内德，行不行？”

“你是说乔治当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一边努力地理解这句话，一边难以置信地问。

“是啊，可能也当不了多长时间了，内德-安诺·多米尼。不过，俄罗斯人急不可待地想见他，我们带他去，手续就好办一点。等他来了你一定要好好招待这个老家伙。给他准备准备，五块钱的钞票给他塞满一个信封。”

我不知道应该更惊叹哪一幕：是托比·埃斯特哈斯和莫斯科中心一起走向祭坛，还是乔治·斯迈利主持这场联姻。几天以后，得到珀森内尔的批准后，我往吉勒姆给我的乔治那个康沃尔的地址写了封信，并且客气地加上一句，如果他有我憎恨演讲的一半，就不要接受邀请。我一直有点惴惴不安，直到收到他规规矩矩回信的小卡片，说他很高兴接受，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见习生一样，而且比见习生还要紧张。

两星期后，我穿上为这种场合准备的崭新的乡村套装，站在帕丁顿火车站的剪票口外等候，看到从老掉牙的火车里吐出中年的乔治。我从来没有这么切身地感受到乔治的寂寂无名。不管从哪儿看，他都是一个矮胖、身上有种权威的戴着眼镜的绅士。突

然之间我们就握上了手，很快乔治就和我一起坐在总部的罗弗车的后座上了。他比我印象中更结实了，头发也白了，可是却增添了一种活力和幽默感，这是自从他妻子和海登开始调情之后就从他身上消失了的東西。

“好，好，内德。当老师怎么样？”

“退休怎么样？”我笑着反问道，“我很快就跟你一样了。”

感觉很好，他喜欢退休，他对我说。怎么也享受不够，他做着鬼脸说；一点儿也不用担心，这儿教教书，内德，那儿发表一篇奇怪的论文；再散散步，甚至还弄了条狗。

“我听说他们又把你拖回来让你当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了？”我问，“他们说，是跟熊<sup>①</sup>合作打巴格达的贼。”

乔治平常不说闲话，不过我看见他笑得厉害了。“有人知道了？不用说，你的消息来源肯定是托比。”他对着灰暗的郊外风景满意地笑着，接着开始转移我的注意力，讲起他们村子里两个互相憎恨对方的老太太的故事来。其中一个有一家古董店，另一个很有钱。罗弗车驶过曾经荒芜的赫特福德郡时，我发现我对村子里那两个老太太一点也不感兴趣，却对乔治本人越来越关注。我在想，这是重生后的乔治，他会讲老太太的故事了，会和俄罗斯间谍一起坐在委员会里，带着刚从医院里出来的病人似的热情观察着外面的世界。

当天晚上，他穿着一件紧兮兮的旧礼服，和我一起坐在了萨拉特贵宾桌前，亲切地看着四周擦得锃亮的金属烛台，看着那些旧的照片，思绪不知回到了什么年代。此时此刻，年轻的听众们正带着期盼的脸庞，等候着老师的话语。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乔治·斯迈利先生，”我站起身庄严地宣布，“情报部的传奇人物。谢谢大家。”

---

① the Bear：熊，指前苏联。——译者注

“唉，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传奇人物，”乔治站起来抗议说，“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卡在船头和港口中间的胖老头儿罢了。”

这个传奇人物开始讲话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乔治演讲。我本来以为他天生不擅长这个，只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或者叫人只叫真名字。听完他的头几句话，我看看学生们的表情——他们平时可没这么热心——他们抬起头，放松下来，对乔治笑着，看着他，他们信任他，支持他。看到这种场景让我心里暗喜。我在想：对，对，当然了，这才是乔治的另一面。这就是常常隐藏起来的那个人，那个花衣魔笛手<sup>①</sup>。这就是安曾经爱过、比尔·海登曾经欺骗过、而其他他人忠诚跟随的那个人，这是外人所难以了解的乔治。

萨拉特有一个非常明智的传统，晚宴上的演讲不会录音，不许记录，之后也不许进行正式的引用。嘉宾们可以享有乔治用德语所说的“傻瓜式的自由”，不过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享有这项特权。可我却是专业人员，我的任务就是去听，去记。你要明白，乔治还没讲多少，我就已经意识到——我的学生们也很快注意到——他的话真是讲到那颗叛逆的心里了。我说的是我身体里有些叛逆的另一个我，说实话，从最后一段职业生涯开始，我就已经拒绝承认他的存在了——我说的是一直在默默质问我的那个不安的同伴，当初那个勉强称得上是我的情人的巴利·布莱尔穿过四分五裂的铁幕，平静地往前走，为了爱情，也为了一种荣誉，一直走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第五层楼，早在此之前这个同伴就已经陪伴着我了。

---

① Pied Piper：花衣魔笛手，中世纪传说中解除普鲁士哈默尔恩鼠疫的魔笛手，因未得到酬报而把当地的孩子全部拐走。——译者注

我们说起珀森内尔的时候，都说饭店越高档，情况就越糟糕。“内德，到了把你的聪明才智传给新来的男生的时候了。”在康诺特省的一次可疑的高档午餐上，他对我说。“还有那些姑娘们，”他又带着可恶的傻笑补充了一句，“我猜他们会把姑娘们带进教堂里去。”他高兴起来，“你懂得这里面的故事。好多地方你都呆过，前一段在管理秘书处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该把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我们觉得你应该接管这个初级学校，好把火炬传递给明天的间谍们。”

如果我记得没错，就在巴利·布莱尔叛变之后，他免去了我俄罗斯部主任的职位，把我派到讯问处那个垃圾场一样的地方，当时他用的也是跟现在一样有关体育活动的比喻。

他又点了两杯阿马尼亚克<sup>①</sup>。“对了，你的梅布尔怎么样了？”他接着问，就像刚刚想起来似的，“有人跟我说，她十一二岁就残疾了，天哪！你可千万别让我看见！你怎么样？平时在萨拉特，周末回坦布里奇，我觉得这简直是事业的巅峰。你说呢？”

我能怎么样？有能力的，身体力行。没有能力的，只好教书。他们所教的东西都是自己再也没有能力做的，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失去了单纯的目的性；他们已经看的太多，克制的太多，屈服的也太多，可最后却没什么收获。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梦想在年轻人的心里重新点燃，用年轻人的热情之火来温暖自己。

那天晚上，我又注意到了乔治演讲的开场白，因为他的话突然之间抓住了我的心。我之所以邀请他，是因为他是过去的一个传奇人物。可是现在让所有人都感到欣喜的是，他又成了新时代里一个打破传统的预言家。

---

<sup>①</sup> Armagnac: 阿马尼亚克酒，法国西南部阿马尼亚克地区产的一种褐色无甜味的白兰地酒。——译者注

我不想过多讲述乔治对全球情况进行介绍的更多精彩之处。他给学生们讲了中东地区的情况，显然这些东西都在他脑子里，他还探讨了在所谓的后殖民时代里殖民权力的有限程度。他讲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还假设了一个第五世界，质问有没有哪个发达国家认真地考虑过人类的贫穷和绝望问题。他好像很自信地回答说，没有。有人说，冷战已经结束，间谍将是一个趋于消亡的职业，他对此嗤之以鼻：他说，冰雪中每出现一个新的国家、每出现一个新的联盟、每一次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一次旧状况消融，间谍们都得加班加点。后来我才发现，他的演讲比正常课时长了一倍，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听到椅子的吱扭声、杯子的丁当声——直到学生们拉着他到图书馆，让他坐在壁炉前的贵宾椅上，接着听他讲，讲那些叛逆的、具有煽动性的话，我还是没有听见。这些心高气傲的孩子们，都迷上了乔治！乔治的声音里只有自信的流露，还有出人意料的自嘲或承认失败时爆发出的笑声。我和学生们一起听着，一起激动着，心里在想：你现在还不算老啊。

他给学生们讲的历史事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我相信总部里也没有人事先清理过这些事件——当然不包括我们的法律顾问帕尔弗里，我们从前的敌人的信息太开放，所以凡是他那双驯服的手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的无用的秘密，都被他钉起来上了双层保险。

乔治给学生们说他们将来要管理间谍，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中，他们既扮演着传统的情报人员形象——要像良师益友，像处理财产和婚姻问题的顾问，要懂得宽恕、团结和爱护下属；同时还要有处理突发事件的天分，从而成为下属心目中的最佳拍档。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他说，这一切永远不会改变。他解释伯恩斯的话说：“间谍怎么说也还是间谍。”

不过他很快结束了这种甜美的幻想，转而告诫学生们，正因

为要管理手下的间谍，他们自己的本性可能会丧失，他们天生的情感也会有所丧失。

“要让所有的间谍都认可，你们最后可能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他伤心地说，“千万别以为你们用的办法伤害不了自己。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要不是这么想，我敢说你们谁也不会到这儿来。不过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自己。在你们这个年龄，出卖自己的灵魂很容易。以后就难了。”

他时而非常认真，时而显得无足轻重，却又让人看不出来区别。期间他似乎在问我一大半工作生涯中也一直在问自己的话题，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试着回答出来过，比如：“这样做好吗？”“这会对我有什么影响？”“我们现在会成什么样子？”有时候他的问题也就是答案。我们过去常常说起乔治，不知道的问题他永远不会问。

他让我们开怀大笑，让我们自己感觉，由于他所表现出的无限敬意，他所做的对比让我们感到震惊。更厉害的是，他让我们的偏见经受了考验。他让我放弃了对事物的逆来顺受，唤醒了我由于被流放到萨拉特而沉寂下来的麻木的反抗心理。就这么突如其来地，乔治·斯迈利，他重新唤起了我的追求，使我感到了美妙的困惑。

我看到过一句话，害怕的人永远学不会。如果是这样，那他们没有权利来教书。我不是害怕的人——或者说，面对死亡，知道要轮到自己的时候，我并不比别人更害怕。尽管如此，过去的经历和些微的痛苦使我对真相小心翼翼，即使面对的是自己。乔治·斯迈利纠正了这一切。他虽然并没有出现，可是他主宰着我的生活。有时候，我觉得他就像是我的父亲，并代替了我从未谋面的亲生父亲。乔治来到萨拉特使我的记忆恢复了危险的一面。既然有可以回忆的闲暇，我就跟你回忆回忆吧，你也可以跟随我的历程，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 第二章

“有的人哪……”斯迈利舒舒服服地讲着，一边对牛津三一学院来的那个漂亮女生微笑着，我是特意安排她坐在斯迈利对面的。“一旦过去受到了威胁，就担心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会消失，可能还有他们心目中的自己。我可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我的生命的目的就是结束我所生活的时代。所以，如果我的过去还存在着，你们就可以说我失败了。可是它已经不存在了，那就是我们赢了。不过胜利并不重要，说不定我们根本没有赢，说不定它们只不过是消失了。或者说，没有了意识形态冲突的限制，我们的麻烦反而开始了。没关系，重要的是漫长的战争结束了，重要的是要有希望。”

他从耳朵上取下眼镜，漫无目的地在衬衣前面摸索着，我不知道他要找什么，后来才意识到他是在找平时老用来擦眼镜片的领带下摆。不过打得别别扭扭的领结这一次却派不上用场，所以他只好从口袋里掏出真丝手绢来。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浪费了时间，浪费

了本事。不讲信义的盟国<sup>①</sup>、虚伪的朋友、没用对地方的能力。还有我们自以为是的幻想。”他又戴上眼镜，跟我想的一样，他对着我笑了。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像那些学生一样，好像又回到了六十年代，我当时是一个羽毛初长的新手，而斯迈利——宽容、耐心而又聪明的斯迈利——正引导着我最初的飞行。

当年的我们都是优秀青年，也许我们并不比现在的学生更优秀，可是我们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新训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准备拯救全世界了。我们这一批有十个人，经过几年的训练——萨拉特初级学校、亚吉尔峡谷、威尔特郡<sup>②</sup>战斗营——之后，我们像纯种马渴望追逐般地等待着第一次的作战任务。

我们也在历史上的这个伟大时刻里成熟起来，即使那个时刻跟现在完全不同。经济滞胀和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敌对从全球的各个角落怒视着我们。来自东方的威胁无处不在，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神圣的国家里。柏林墙修建两年了，看上去还能再经历两百年。中东地区是一座火山，就像现在一样，不过那个年代里纳塞尔是我们英国人仇恨的对象，一部分是因为他还给了阿拉伯人尊严，而且还举行罢工来和俄罗斯人进行谈判。在塞浦路斯、非洲和东南亚，那些少数民族也站起来反对旧的宗主国。如果我们为数不多的勇敢的英国人偶尔感觉我们自己的力量受到了削弱——好吧，美国表兄总会把我们赶回到世界战争中去。

因此，作为成长中的幕后英雄，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具备：正义的事业、邪恶的敌人、鼎力支持的盟国、鼓舞我们前进的女性（不过只是从边线上），最重要的是传承下来的传统，因为在当时，塞克尔斯仍然沐浴在战时的辉煌中。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

---

① 原文为 *alleys*，怀疑有误。——译者注

② *Wiltshire*：威尔特郡，英国英格兰的一个郡。——译者注

都是在德国做间谍时赢得荣誉的。在非正式的座谈会上，面对着我们热切的询问，他们所有人都同意说，在保护人类不受到自身的过度侵害时，东方阵营往往成为比德国人还要危险的威胁。

“你们这些年轻人继承的是一个危险的星球。”杰克·阿瑟·拉姆利喜欢这么对我们说，他是我们非常有名的训练处长，“你们要是想问我的个人意见，你们真是太走运了。”

天哪，我们太需要听听他的意见了！杰克·阿瑟胆子非常大。三年里，他像个常客似的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进进出出。他单枪匹马炸过桥。谁也说不清他被捕后逃跑再被捕有多少次。他在战斗中空手杀死过好几个人。他五十五岁时还能从二十步之外用毫米的勃朗宁打中人体大小的目标，令人赞叹；能用一枚曲别针打开房门；三十秒之内就能在马桶里设好陷阱；一下子就能把你摔在健身房的垫子上，让你毫无还手之力。正是杰克·阿瑟用降落伞把我们从小斯特林轰炸机上派下来，用橡皮艇把我们送到康沃尔的海滩，又在食堂吃晚饭时把我们灌醉在桌子底下。如果杰克·阿瑟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星球，我们百分之百地相信他！

可是这只能使等待更难熬。要不是有本·阿尔诺·卡文迪什一起分担，情况还会更糟糕。总部附近只有这么多任务，热情很快就会变成烦恼。

我和本出生在同一个星座里。我们年龄一样，上的同样的学校，同样的身材，身高相差不到三厘米。就知道塞尔克斯会把我们放到一块——我们兴奋地告诉对方：他们肯定什么都知道！我们的母亲都是外国人，不过他母亲已经去世了——阿尔诺这个名字就是从他的德国血统来的——可能是一种补偿吧，我们俩都是非常外向的人——体格健壮，性格开朗，气质高贵，充满阳刚之气，天生要掌管甚至统治别人。不过，看着我们当年的照片时，我发现本比我更适合这个角色，因为他有一种我当年所不具备的成熟的气质——额头上“V”形的发尖、坚定的下颌，真是一个

成熟的年轻人。

就我所知，这就是本为什么能得到人人都想要的柏林的工作，而不是我，他奉命管理那些在东德出生入死的间谍，而我只能又一次待命。

“小内德，我们要把你借给哨兵们几个星期，”珀森内尔像伯父似的满意地对我说，我开始讨厌他这种表情了，“这对你是很好的经历，他们也能有人帮帮忙。有很多离奇惊险的事。你会喜欢的。”

换什么都行，我想，只要能冒险。上个月，我一直坐在三层楼上一张黑色的桌子上，把聪明才智都用在破坏正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在高级军官酒吧里，一位说话慢条斯理的长官吃午饭时一连讲了好几个小时，在他的指导下，我热情高涨地改变了代表团乘坐的火车线路，堵住了他们下榻宾馆的下水道，并往会议厅里打匿名电话说有炸弹要爆炸。再上个月，我每天早晨六点钟勇敢地蹲在埃及大使馆隔壁一个臭烘烘的地窖里，等着一个被我收买的女佣把大使前一天扔在垃圾筐里的东西带来，我会给她五美元。跟这样的经历相比，与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哨兵们一起过几个星期听上去简直像自由假期。

“他们要把你派到胖小子行动组去。”珀森内尔说，并给了我伦敦西区格林街上一座安全住宅的地址。我走进进去的时候，听到里面打乒乓球的声音，一台吱吱呀呀的留声机在播放格雷西·菲尔兹<sup>①</sup>。我的心沉了下去，又一次开始妒忌起本·卡文迪什来，还有他在柏林的英勇的间谍们，那是一座永恒的间谍的城市。蒙蒂·阿巴克是我们的分队长，当天晚上他给我做了情况简报。

---

<sup>①</sup> 格雷西·菲尔兹（1898—1979），英国著名歌星、演员，代表作品有“演出继续”（1938）（*The Show Goes On*），“光明的生活”（1931）（*Look on the Bright Side*）。——译者注

我首先要道个歉，那个时候我不太了解别的阶层。我自己是军官阶层——我曾在皇家海军服过役——因此我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是属于上层社会的。塞尔克斯也是它所保卫的英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我自然以为这些哨兵以及和他们相关的行业，比如撬锁的和搞窃听的，都应该从工匠里挑选的。你总不可能长时间戴着礼帽跟踪一个人吧。出伦敦一公里，训练有素的 BBC 噪音就不可能不显得突兀，如果你正在扮演街上的一个小贩，或者擦玻璃的工人，或者邮局的技工，那就更不可能了。因此你顶多只能把我看成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的海军学员，坐在一群经验丰富、地位低下的水手中。正因为如此，当天晚上，你所见到的并不是蒙蒂的本来面目，而是我眼中所见到的蒙蒂，是一个神情紧张的猎场的看守，肩膀上镶着一小块钻石。包括蒙蒂我们总共有十个人：分成三组，每组三个，因此每组里有一位女士，负责女厕所。这是条原则。蒙蒂是我们的主管。

“晚上好，大学生，”他站在黑板前直接对我说，“来个高素质的对提高情调总是件好事，对吧？”

四周一片笑声，我的声音最大，这对他的手来说是一项不错的运动。

“大学生，明天的任务是胖小子陛下，又叫——”

蒙蒂转向黑板，拿了一支粉笔，艰难地写下了一串长长的阿拉伯名字。

“我们的行动内容，大学生，叫 PR，”他继续说道，“我想你知道 PR 是什么意思，对吧？我相信他们在间谍的伊顿公学<sup>①</sup>里

---

① Eton：又叫 Eton College，伊顿公学，是英国著名的贵族中学，1440 年创办于伊顿镇，只招收男生，毕业后升入牛津或者剑桥等大学。——译者注